

不同应对倾向大学生在正负性情绪状态下的注意特点

贾晓督, 李智勇

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黄石 435002

【摘要】 目的 考察不同应对倾向大学生在正负性情绪状态下的注意特点, 为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咨询工作者引导个体改善应对倾向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将湖北某师范大学 86 名被试分为积极应对倾向组(37 名)与消极应对倾向组(49 名), 并将被试随机分为正负性情绪组, 利用点探测范式获取其注意偏向。**结果** 有效被试 61 名, 积极应对倾向组被试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偏向得分(19.44 ± 25.91) 高于负性图片(2.26 ± 25.27) ($F = 5.70, P < 0.05$), 消极应对倾向组被试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偏向得分(9.96 ± 24.67) 高于负性图片(7.88 ± 25.12) ($F = 4.53, P < 0.05$)。积极应对倾向组被试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表现出显著注意偏向(19.44 ± 25.91) ($t = 3.093, P < 0.01$) 和注意脱离困难(12.57 ± 19.12) ($t = 2.71, P < 0.05$); 消极应对倾向组被试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表现出显著注意脱离困难(12.93 ± 17.33) ($t = 3.34, P < 0.01$)。**结论** 积极应对倾向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刺激不仅存在注意偏向而且伴有深度的注意加工, 消极应对倾向个体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刺激比负性刺激注意更多且存在深度的注意加工。

【关键词】 注意力; 情绪; 精神卫生; 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95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7)11-1657-04

Attentional traits towards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spositional coping/JIA Xiaodu, LI Zhiyong. School of Education,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435002), Hube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ttentional traits towards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spositional coping, 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lors to improve coping tendencies. **Methods** Eighty-six colleg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core on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mong them, 37 were classified as positive dispositional coping and 49 negative one. All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Attentional bias scores were recorded by the dot probe task. **Results** Attentional bias scores were higher towards positive than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for positive dispositional coping group (19.44 ± 25.91 vs 2.26 ± 25.27) ($F = 5.70, P < 0.05$), and for negative dispositional coping group (9.96 ± 24.67 vs 7.88 ± 25.12) ($F = 4.53, P < 0.05$). Towards positive emotional stimuli, positive dispositional coping subjects showed significant attentional bias (19.44 ± 25.91) ($t = 3.093, P < 0.01$) and difficulty disengaging attention (12.57 ± 19.12) ($t = 2.71, P < 0.05$) to positive pictures. Towards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negative dispositional coping subjects showed difficulty disengaging attention to positive pictures (12.93 ± 17.33) ($t = 3.34, P < 0.01$). **Conclusion** Positive dispositional coping subjects show an attentional bias towards positive emotional stimuli as well as deep levels of attention processing, while those negative coping individuals might endorse an attentional bias and deep levels of attention processing towards negative emotional stimuli.

【Key words】 Attention; Emotions; Mental health; Students

应对是心理应激研究的核心课题, 对维护个体身心健康起着重要作用。Lazarus 等^[1]认为, 应对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时, 做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Andrews 等^[2]发现, 个体在很大压力情境下, 如果缺乏必要的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 心理损害的危险程度是普通人的 2 倍。国内研究也显示, 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之间存在关联^[3], 其中未成年总体抑郁水平

及抑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关系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4]。因此, 个体在解决应激事件压力时, 应对方式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并且应对方式的选择具有个人偏好即应对倾向, 该倾向能相对稳定地预测个体面对压力时所采取的具体应对策略^[5]。以往研究大多探讨个体应对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应对方式影响心理健康的路径, 而在认知加工层面的探究略显不足。注意是认知活动的重要条件, 也是外界刺激被个体加工的首要环节^[6],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应对选择。国内研究者发现, 高中生消极应对者与非消极应对者在认知上存在差异, 消极应对者对消极应对方式词存在注意偏向^[7]。因此, 本研究旨在通过诱发不同应对倾向大学生的正负性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510513034)。

【作者简介】 贾晓督(1994-), 男, 山西朔州人, 在读本科。

【通讯作者】 李智勇, E-mail: yunwuji4@sina.com。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7.11.017

情绪,探究其在情绪调节过程中处理正负性刺激时注意的特点,从而为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咨询工作者引导个体改善应对倾向提供新的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6 年 4—5 月,通过网络媒体宣传招募湖北省某师范大学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86 名参与实验。根据“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e Style Questionnaire),采用戴晓阳^[8]提出的判断个体应对方式倾向性的公式“应对倾向=积极应对标准分(Z 分)-消极应对标准分(Z 分)”进行分组,应对倾向值大于 0 提示该被测者在应激状态时主要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小于 0 则提示被测者在应激状态时更习惯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由此,将被试分为积极应对倾向组(共 37 名,男生 19 名,女生 18 名)和消极应对倾向组(共 49 名,男生 22 名,女生 27 名),再将不同应对倾向组的被试随机分为正性情绪组(积极应对倾向 20 名,消极应对倾向 26 名)、负性情绪组(积极应对倾向 17 名,消极应对倾向 23 名)。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均为右利手,实验结束后均获得小礼品。

1.2 实验设计 采用 2(应对倾向:积极应对倾向组和消极应对倾向组) $\times$ 2(情绪状态:正性和负性) $\times$ 2(图片性质:正性和负性)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应对倾向和情绪状态是被试间变量,图片性质是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点探测任务中对探测刺激做按键操作的反应时,并换算为 3 种注意成分的得分,即注意偏向、注意定向及注意脱离分数。

首先将被试分组后观看视频,愉快组观看正性情绪视频,愤怒组观看负性情绪视频,观看完毕后填答情绪自评表,随后立即点开 E-prime 程序进行点探测实验。实验中对正性、中性、负性情绪面孔及探测刺激呈现的位置进行了匹配,对各种实验条件的呈现顺序进行了随机化。由于各情绪图片包含男性与女性面孔,所以实验中面孔与探测刺激匹配的 6 种情况男女各 10 个试次,共 120 个试次。整个实验需要约 25 min。

1.3 实验材料

1.3.1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等^[9]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2 个维度组成,共 2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即“不采取”计 0 分,“偶尔采取”计 1 分,“有时采取”计 2 分,“经常采取”计 3 分。全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89,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 2 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 0.78。

1.3.2 情绪诱发材料 研究首先对 60 名本科生发放问卷,调查能够引起其正性或负性情绪的视频。整理后,由研究者在视频网站上获得正性和负性视频各 6

段,平均时长 202.58 s(121~344 s),每个视频均编辑为 AVI 格式,视频分辨率为 720 $\times$ 480,除 1 个负性视频无声外,其他视频均有声。之后将 32 名本科生随机分为 2 组,通过 Gross 情绪报告表^[10]分别对正负性视频进行 7 级计分评定,最终确定 2 个实验视频。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2 视频所引起的情绪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7, P=0.25$)。

1.3.3 点探测任务的情绪图片 实验中的情绪图片源于 NimStim 情绪面孔图片库(the NimStim Set of Facial Expressions)^[11]。该面孔库包含 42 名模特的 8 种表情图片共 655 张。本研究将每名模特的 14~16 张表情单独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共 42 张,由 60 名心理学大二年级本科生分别从每名模特的图片中挑选出最积极、中性和消极的图片,并对其唤醒度进行 1~9 级评分(1=极低,9=极高)。最后按不同效价图片的选择率和唤醒度综合选出男性模特 15 名、女性模特 15 名,用于搭配正性-中性、中性-中性、负性-中性的模特各 5 名,即得到正性图片 10 张(唤醒度为 7.35 ± 0.35)、中性图片 30 张(唤醒度为 3.54 ± 0.61)、负性图片 10 张(唤醒度为 7.78 ± 0.38)。正、中、负性图片间唤醒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52.18, P<0.01$)。事后检验显示,正、负性图片与中性图片唤醒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再从剩余模特中随机选出男女模特各 1 名作为实验练习。为避免面孔人物特征的影响,每对搭配均为同一模特的不同表情。实验前,首先用 Photoshop CS6 软件把这些图片调整为同样大小:240 Pixel $\times$ 340 Pixel(黑白且无外部特征),并按 bmp 格式保存。

1.3.4 点探测范式 本次实验采用点探测范式,运用 E-prime 程序呈现刺激,刺激呈现背景为黑色。任务开始时,首先呈现指导语,待被试理解后开始练习,成绩不计入总成绩。每个试次的流程:首先在黑色屏幕上呈现白色的“+”(72 号黑体格式),呈现时间为 500 ms;“+”消失后,屏幕左右两侧同时呈现配对的面孔图片(如正性-中性)且两图片中心位置间距约为 18 cm,500 ms 后图片自动消失;然后在其中 1 个面孔呈现过的中心位置出现探测刺激“*” (红色,50 号加粗),要求被试快而准确地按键盘上的“F”或“J”键反应,“*”号在左侧用左手食指按“F”键,在右侧用右手食指按“J”键,在此期间若被试按键错误或超过 1 500 ms 没有对探测刺激做出反应(也记为错误反应),实验程序将自动进入下一个试验,每个试验间以空屏幕 1 000 ms 作为间隙,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1.3.5 实验仪器 实验中所有刺激均呈现在相同规格的 58 cm 彩色液晶显示器上,屏幕分辨率为 1 920 $\times$ 1 080,显示器的刷新率为 60 Hz,操作系统为 Windows 7,配有立体声耳机。被试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正中位置,眼睛与屏幕中心约 50 cm,通过一个标准键盘对刺

激做出反应,刺激呈现和数据收集均用 E-prime 2.0 软件完成。

1.4 数据处理 将数据输入 SPSS 21.0 进行统计分析。删除正负性情绪组中相应情绪唤醒低于 5 分(22 名)以及实验按键反应正确率低于 90% 的被试(3 名),得到有效被试为 61 人,其中积极应对倾向组 29 人(男生 14 人,女生 15 人)、消极应对倾向组 32 人(男生 15 人,女生 17 人)。此外,删除反应错误数据以及反应时<200 ms 和>1 000 ms 的数据,删除的数据占总数据的 5.94%。剩余被试的平均正确率为 99.10%。

注意成分的计算方法^[12]:(1)注意偏向分数(bias index, BI),反映被试对目标刺激是否存在注意偏向, $BI = RT_I - RT_C$, RT_I 代表不一致试次的平均反应时, RT_C 代表一致性试次的平均反应时,如果 $BI > 0$,则存在注意偏向;等于 0,既没有偏向也没有回避;<0,则存在注意回避。(2)注意定向分数(orienting index, OI)是指目标刺激能否很快地将注意吸引到其所在位置, $OI = RT_N - RT_C$, RT_N 代表中性试次的平均反应时,如果 $OI > 0$,则注意被目标刺激快速吸引;等于 0,则不存在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定向;<0,则注意被中性刺激快速吸引。(3)注意脱离困难分数(disengaging index, DI),展示目标刺激捕获注意的程度是否太深,以致破坏了个体

将注意从目标刺激转移到其他刺激上的能力, $DI = RT_I - RT_N$,如果 $DI > 0$,即存在脱离困难;等于 0,既没有脱离困难也没有脱离易化;<0,则存在脱离易化,个体脱离对目标刺激的注意。

2 结果

2.1 不同应对倾向组应对倾向得分比较 积极应对倾向组与消极应对倾向组在应对倾向上的得分分别为(1.03±0.71)(-1.05±1.0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9.19, P < 0.01$);且 2 组分别与 0(无倾向)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7.85, -5.84, P 值均<0.01),说明对积极应对倾向组与消极应对倾向组的划分有效。

2.2 不同情绪组诱发情绪状态 分别对正负性情绪组被试观看相应视频后在 5 种情绪上的自评得分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2 组被试在 5 种情绪上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539.36, 61.77, P 值均<0.01)。进一步多重比较显示,正性情绪组被试在快乐情绪上的得分高于其他情绪(P 值均<0.05),其余 4 种情绪之间两两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负性情绪组被试除愤怒与厌恶情绪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情绪两两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提示情绪分组有效。见表 1。

表 1 正负性情绪组被试情绪唤醒因子得分比较($\bar{x} \pm s$)

情绪组	人数	快乐	悲伤	愤怒	厌恶	恐惧	F 值
正性情绪组	29	6.14±0.79	1.07±0.26	1.14±0.58	1.21±0.41	1.14±0.44	539.36**
负性情绪组	32	1.09±0.53	4.72±2.00	5.72±1.85	5.94±1.22	3.16±1.92	61.77**

注: ** $P < 0.01$ 。

2.3 不同应对倾向被试注意成分的差异 分别对注意的 3 种成分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除在注意偏向分数上图片性质、应对倾向和情绪状态的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 = 4.32, P < 0.05$),其他注意成分上各因素及交互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2.03, 2.75, P 值均>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积极应对倾向组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偏向得分高于负性图片($F = 5.70, P = 0.02$),消极应对倾向组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

的注意偏向分高于负性图片($F = 4.53, P = 0.04$)。

将被试不同注意成分上的得分与 0 分(表示无方向)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发现,积极应对倾向组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偏向和注意脱离得分均大于 0(t 值分别为 3.09, 2.71, P 值均<0.05),消极应对倾向组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脱离得分大于 0($t = 3.34, P < 0.05$),其他情况与 0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不同应对倾向被试正负情绪状态下各注意成分得分($\bar{x} \pm s$)

应对方式	情绪	人数	正性图片			负性图片		
			注意偏向	注意定向	注意脱离	注意偏向	注意定向	注意脱离
积极	正性	17	19.44±25.91	6.87±18.69	12.57±19.12	2.26±25.27	-5.77±18.15	8.03±19.97
	负性	12	2.00±24.51	2.25±15.05	-0.24±13.31	6.07±13.88	3.14±15.92	2.93±19.30
消极	正性	12	1.52±20.05	1.58±17.46	-0.06±22.26	9.82±23.87	5.41±15.88	4.42±11.91
	负性	20	9.96±24.67	-2.97±18.10	12.93±17.33	7.88±25.12	0.52±18.23	7.36±21.98

3 讨论

通过方差分析发现,积极应对倾向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偏向得分高于负性图片,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13-14]。心境一致性理论认为,与当前情绪相一致的信息容易得到个体更多的认知加

工^[15]。积极应对倾向的个体在正性情绪下将动用更多的注意资源对与当前情绪一致的正性图片进行加工,即优先注意正性图片。且成功应对压力应激事件的经历与经验也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偏向^[16]。所以,作为在日常生活中应对事件时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其对情绪有稳定的调节机制且更容易感受快乐的情绪,对负性情绪的处理能力也更强。因此,积极应对倾向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表现出对正性情绪刺激的深度注意加工;在负性情绪状态下,不但能很好地处理负性情绪的影响,正确认识负性的情绪刺激,而且能够合理地分配注意资源、关注操作任务本身,没有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过度关注或回避。也正因此,本研究结果中,积极应对倾向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存在显著的注意脱离困难,而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负性图片均不存在注意偏向和回避。

消极应对倾向个体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偏向得分高于负性图片,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6,17],与袁成杰等^[18]的结果部分相同。原因在于消极应对倾向个体在生活中应对压力应激事件多采取回避、幻想等应对方式^[19]。根据情绪一致性理论,虽然该组的个体应动用更多的注意资源对负性图片进行加工,但其在成功应对压力事件上经验不足,拥有的情绪调节策略较少,在应对方面困扰较多,自我效能感较低,所以更加回避负性刺激。可能正是这一拮抗的注意资源分配,使其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对正性图片的注意偏向高于负性图片。加之,个体均具有“趋利避害”的特点,消极应对方式的个体在负性情绪状态下会更回避负性刺激达到自我的平衡,因此在负性情绪状态下消极应对倾向个体对正性刺激有更多的注意加工,不但注意偏向于正性刺激,更存在注意脱离困难。

消极应对倾向组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对正负性图片的注意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消极应对倾向个体长期具有不良应对风格形成了稳定的消极认知图式^[7],在生活中对事物内容的积极意义缺乏更深入的感受,不能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其中。因此,虽然通过视频唤起较高的正性情绪,但对其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反而减少了对正性刺激的注意程度。

以往有研究提出通过团体辅导等心理治疗技术改善负性情绪调节的自我效能感逐步改变应对方式^[20],但本研究从认知层面更深入的了解到,不同应对倾向个体可能由于长期稳定的认知图式造成了行为的差异,对消极应对倾向个体进行的正性治疗可能会更减少其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因此,可以关注这一群体在应对负性情绪时正性刺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进行干预,逐步深入引起其对正性刺激的感

受,进而改变消极的认知图式,从而改善其应对倾向,使个体拥有更良好的心理品质。至于这一构想的实施效果以及是否可以通过注意偏向训练来改善个体的应对倾向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4 参考文献

- [1] LAZARUS R 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M].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117-141.
- [2] ANDREWS G, TENNANT C, HEWSON D M, et al. Life event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risk of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J]. J Nerv Ment Dis, 1978, 166(5): 307-316.
- [3] 邢超, 屠春雨, 谈荣梅, 等. 青少年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情绪的关联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1, 32(12): 1449-1451.
- [4] 常向东, 马丹英, 胡静雅. 未成年犯抑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3, 34(4): 501-502.
- [5] BOUCHARD G, GUILLEMETTE A, LANDRY-LEGER N.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cop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cognitive appraisal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 Eur J Pers, 2004, 18(3): 221-238.
- [6] 张海霞. 情绪启动对中学生抑郁个体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 [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 [7] 石松. 高中生中消极应对者的认知偏向的研究 [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2.
- [8] 戴晓阳.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 [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82-85.
- [9] 解亚宁.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8, 6(2): 114-115.
- [10] 靳霄. 情绪视频材料的量化评定研究 [D].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 2009.
- [11] TOTTENHAM N, TANAKA J W, LEON A C, et al. The NimStim set of facial expressions: judgments from untrained research participants [J]. Psychiatry Res, 2009, 168(3): 242-249.
- [12] TRAN U S, LAMPLMARYR E, PINTZINUER N M, et al. Happy and angry Faces: subclinical levels of anxiety are differentially related to attentional biases in men and women [J]. J Res Pers, 2013, 47(4): 390-397.
- [13] 朱诗敏, 郑希付. 短片启动情绪对注意偏向的影响 [J]. 心理科学, 2009, 32(2): 327-330.
- [14] 宋佳. 大学生情绪诱发与注意偏向的关系研究 [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4.
- [15] 陶云, 张莎, 唐立, 等. 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在有或无应激情景下的注意偏向特点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2, 10(3): 196-201.
- [16] ABELE A E, GENDOLLA G H 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optimism predict the recall of personally relevant information [J]. Person Indiv Differ, 2007, 43(5): 1125-1135.
- [17] 刘春艳. 情绪启动下高低自我分化者注意偏向的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1.
- [18] 袁成杰, 于凯, 刘伟志, 等. 青年人情绪启动差异性与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29(5): 378-382.
- [19] 涂阳军, 郭永玉. 生活事件对负性情绪的影响: 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5): 652-655.
- [20] 石常秀, 赵小军. 大学生应对方式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2(6): 105-108.

收稿日期: 2017-06-27; 修回日期: 2017-08-27